



在渐行渐远的年华尾尖，与幸福擦肩。
此去经年，她生命中的两个少年，一个惊艳了时光，一个温柔了岁月。

神月离人 著

指末的幸福

ZHI MO DE XING FU



你的青春，映画了谁的爱情



目录

CONTENTS

神月离人 著

指末的幸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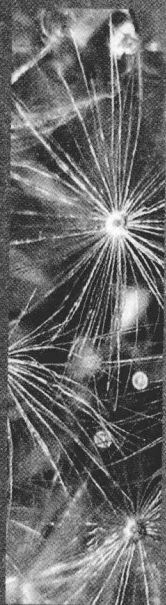
ZHI MO DE XING FU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录

content



第一章 平胸有罪 / 5

谁说我没有特长！我可以把二胡架在肩上装小提琴！

第二章 内裤情缘 / 25

你这么说也没错，好吧，是我玷污你。

第三章 暧昧以上 / 43

那个人粗重的呼吸声，是她一生的梦魇。

第四章 所谓爱情 / 75

安静的楼道里，只有他们略微急促的呼吸，轻响回荡。

第五章 爱情以后 / 101

如果这是她的幸福，那么他愿用枯寂的一生去守候。

第六章 风生水起 / 125

爱情这东西，本就是要拼了命地守护的，只可惜，你从来不懂。

第七章 尘世了了 / 156

若世间真有神，它定会为这一出荒诞拙劣的戏码，讥讽嘲笑吧？

第八章 泡沫幸福 / 174

这出戏真美，因为没有人流泪。

第九章 往事已矣 / 192

那上面有一个优雅帅气的男孩，吻着年少青春的她。

第十章 痴心情长 / 209

两小无猜，在那荷花未尽，银桂未开的时节里。

第十一章 爱有天意 / 225

梦短如花，破碎竟近在咫尺。

The End / 246

她搭着他的手，无名指上别致的钻戒璀璨如世界上最美的光华。





谁说我没有特长！我可以把二胡架在肩上装小提琴！

(1)

8月31日，江南酷暑，知了独鸣。

黄龙某高级社区内，雄壮澎湃的男高音吼破了一室宁静——“大河向东流哇，天上的美眉掉下来哇，嘿嘿嘿嘿掉下来哇……”

睡得正香的殷凌被这悲愤的歌声震得一跃而起，入目的却是床头持续高唱的手机：“路见美人一声吼哇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哇，风风火火把妞泡哇，嘿呀依儿呀唉嘿唉依儿呀……”

靠！这不是她们家某个超无聊的家伙改编的宅男版《好汉歌》——《好一个单身汉之歌》吗？殷凌危险地眯起眼，瞪向床上高起的一坨，有种恍悟的痛恨：她说怎么大热天的，还会梦见飕飕寒风，原来有人半夜摸上了她的床，还剥削了她的被子！

这丫真是好样的！露出狰狞的笑容，她凶狠地将床上那坨踹向了地板的怀抱。

砰的一声，重物砸地。

“他X的！哪个王八蛋暗算我！”咒骂声从地上那团中闷闷地传了出来，还颇有几分委屈。

“是我！”就是她来着，他想怎样！殷凌挑高眉，好整以暇观赏那坨正翻滚挣扎的丑态。

不多时，就见顶着鸟窝头的宫煜揉着惺忪的睡眼，在发现熟悉的面容时，下意识地憨憨一笑：“殷殷，早安！”

“早！”殷凌微微一笑，随即狠狠将欢歌不已的手机砸了过去。

宫煜反射性地侧头一闪，灵活地避开了杀机，却在下一刻，被跳下来的殷凌压得差点没把年夜饭喷出来当早餐：“痛痛痛……”

“痛？下次再上我的床，就告你性骚扰！”殷凌彪悍地骑在他的身上，揪着和自己同款的水蓝色T恤，狠狠威胁，“知道没！”

“性骚扰？对你？”宫煜一脸不可思议，强行抓住她的手，覆上她平坦的胸部，“就你这程度？拜托，警察叔叔是不会相信的！”

“啊啊啊！去死吧！”赏出一记完美的直拳，殷凌便拿着皮尺匆匆奔去浴室——她不信！在吃了整年的木瓜鸡蛋餐后，她的胸还能像刚压过的马路！不！可！能！

然而，事实总是残酷的。

所幸上帝还略有仁慈，因此人生总在残酷中带着点点安慰。

如同，她的胸部。

看着皮尺终于向后推进了0.5cm，殷凌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。

总而言之，胸罩于她，今年依然只是衣柜中最华丽的装饰品。

看着行李箱中那叠美丽华美的内衣，殷凌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“我是不是该试试做爱的功效？内调不行，难道外补也不成吗？”殷凌一口气将四五个箱包扛下车，压根儿没留意周遭惊讶的目光，一径思考着如何发展贫下中农水准的胸部，自暴自弃地喃喃着，“啧，如果我能找着男友，就干脆强行做掉他滋补滋补得了……”

她否认自己有些走火入魔，可现实催人疯哪！她已经十八了，刚刚注册成为又一个迈进Z大深坑的新鲜人。可考进全国一流院校的她的胸部，却在小学留级了很多、很多年……

她悲啊！

平胸当然不是错，可偏偏总是不停地招惹错。

很显然，今天又是一个“错”的日子——

顶着炎炎烈日，殷凌终于在某罕见的娘子军团里发现了“青溪学园”的招牌。作为



顶级名校，Z大横跨了理、工、文、医、农等多个领域，拥有万余名学生，六个分校区。但不管哪科系，都要在占地三千余亩的紫金港至少待上两年。

这个拥有最庞大大学生数的校区，不但教学区大得让人抓狂，连住宿区都很考验地理常识，竟分出了蓝田、丹阳、青溪、翠柏、白沙、紫云和碧峰七个学区。身为外语系的新生，殷凌理所当然地进了以“求真务实、传承创新”为园训的青溪学园，很可惜的，恰好不是下车的地头。

眼见他们拔旗端寨，颇有高举迁移的架势，她忙又扛又拖地扯着行李扑将过去。尚不及发问，一个壮硕的身影挡住曝晒的日头，主动接过她手中的沉重：“住青溪的吗？跟我走！”

阳光下，一口白牙晶莹闪亮。

殷凌下意识地回以灿烂笑容，谁知那大个学长却当下一愣，傻傻看了她许久，才摸着后脑勺憨憨一笑：“学弟，看不出你个子小小，力气还挺大的，真是好体魄！哈哈。”

笑容，顿时凝固。殷凌仿佛被钉子钻着，定在原地愣是不动一下。

大个学长走了好一阵儿才发现她没跟上，忙回头吆喝：“你小子怎么还傻站着啊？快搬！紫金港大得很，光熟悉路线就有你忙活的！”

“学长！”咬牙切齿，切齿磨牙——“我……是！女！生！”

开学第一天，殷凌就给它恨上了！

原因百年不变——还是她平坦得可谓是悲剧的胸部。因为她毫无理由地坚信：假如自己有高耸的胸部，那么她的身高、肤色，乃至那头轻薄的短发，都不是问题。

不过，她的室友显然不这么认为，在听完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后，很不给面子地笑倒一片。

来自天津的李茜不顾她的挣扎，死皮赖脸地趴在殷凌最自卑的部位，一阵猛蹭：“我开始还很担心大学生活，荒郊野岭的，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不过现在看到这么可爱的生物，我决定喜欢这里了！”

被损得那么惨，殷凌却只能感觉到一对丰满，正一再挤压着她的胃，那真叫一个心酸啊！

她无力地抬起下巴，45度纯洁望天，努力作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地狼嚎着：“妈呀，B罩杯！你那么小只，居然有如此伟岸！嗷呜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啊！”

阵阵嬉笑声中，三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女生很快打成了一片。



用殷凌的话来说，就是——她用一個悲劇，換了一窩損友。

于是，为庆祝刚刚滋生的革命友情，寝室长吴夏雪便提议去传说中亚洲最大的食堂打打牙祭以表庆祝。

可是，才刚步出宿舍楼，一个如玉的少年便仿佛理所当然地一下闯进了她们视线，生生地止住了她们前行的步伐——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男生，琥珀色的明眸晶莹剔透，薄唇自然地勾着浅浅的笑容，在午后的阳光下，慵懒而优雅。

吴夏雪几乎一眼就看到了他，赞叹随之轻起：“好帅的男孩！”

李茜闻言把头一转，眼前顿时一亮，下一刻，却发现他自若地朝她们走了过来：哇哇，个子好高！

不过……他找谁啊？李茜左右张望，却发现身边的人竟诡异地僵直了身体，不由担心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殷殷？”

“Shit，我忘了！”殷凌忍不住爆了粗口，一脸悲愤：惨了，玩得太high，彻底忘午餐之约了！

“预料之中。”宫煜一点不意外地摸出手机抛给她，“你忘在缴费处了，怎么叫都不理。”

“我没注意嘛。”沉溺于胸部之悲摧时，她会自动谢绝一切噪音！殷凌握着手机，忐忑不安地扭捏着，“那个……”

“打了！而且，至少二十通。我想小朋友一定等得快冒烟了。”宫煜勾出一抹恶魔般的笑容，用噩耗将她一举击毙。

“介意再多一个人和我们共进革命的午餐吗？”殷凌耷拉着脑袋，沮丧地征询室友意见。

“我们是无所谓啦……不过，他是？”李茜看看殷凌，又看看宫煜，不很确定地小声，“你男朋友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异口同声的惊叫后是默契地鄙视，又同时转头哼声。夸张的幼稚举动，将李茜结结实实吓了一跳：“我随便问问……有必要这么大反应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宫煜顽皮地眨了眨眼，一副理所当然地表情，“我们好不容易才发展成美好的同居关系，你居然用男女朋友这样不上档次的说法随便定位，不是残忍的抹杀嘛！”

“哈？同居？”这下，连殷凌也傻了眼了。

“没错！”宫煜煞有介事地数着手指，“我们已在同一张床上共度了四百五十六个美



好的夜晚。”

轰隆——

“Oh, no! 不是这样的!”天啊,她的纯洁!在室友诧异更带暧昧的目光中,殷凌只觉一阵天旋地转:神啊,下道雷劈死这只不要脸的猪吧!他们是共用了一张床没错,但是他们……他们顶多只能算是纯洁的床伴 A 跟 B 啊!

可是,没有人相信。

革命的友情遭到外力强劲的冲击,迅速瓦解成渣。

眼见她们堆着一脸诡笑,配合满是18禁的眼神,殷凌悲愤了。悲愤中,祸从口出了——

“天杀的!如果老娘真睡了他,胸还会这么平吗!”

她用悲惨的遭遇解决了一个困局!殷凌无奈地翻了个白眼,怎么也没想到当自己架着笑到无力的室友,找到差点被放鸽子的好友童撤时,面对的不是她澎湃的愤怒,而是她在知情后和室友笑成一团的可恨局面。

因为心中有愧,饶是再愤怒,殷凌也只得咬牙忍着。偏生童撤非见好就收的良民,而是吐槽流最强的掌门候选,自然毫不犹豫地火上浇油:“自认识你的那天起,我就觉得未来会其乐无穷,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!殷殷,我好爱你!”

“靠!才不要你爱!你的爱明显建立在我的痛苦上。”

“嘛,不是很可爱吗?”童撤大方地爆料——她们的初见是在高中的开学日。

当时,殷凌正被一老乞丐跟得两眼发直,盛怒之下,竟指着乞丐饭碗里的零钱爆吼:“MD,你丫比老娘都有钱还敢跟我要!跟啊,跟啊,再跟小心老娘打劫你!”

更喜感的是,那乞丐还真的捂着碗逃了!那会儿正喝水的童撤,一口气没顺过来,差点奔去给阎王说笑话了。

“那天人山人海的,难为你居然能从万千群众中发现渺小的我!”殷凌摸摸自己清秀的小脸,终于自暴自弃地破罐子破摔了,“莫非,我真是天生丽质难发现?”

“噗,拜托!那是因为你们家小帅哥像尊雕像似的立在你身边好不好!”

“切,我还以为——至少是用我一望无际的胸部招来的咧!”殷凌自暴自弃的说法,让好不容易渐渐平息的笑声,顿时又高涨了起来,引得周围几桌人的频频回首。

端着餐盘归来的宫煜,见她们笑得东倒西歪,连忙后退两步,用很是无辜的表情边扮纯真边说:“歹势,姐姐们真可怕,都不想说认识你们了!”

“哈,你本来就不认识我们吧!”李茜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,“难道……你这么快



就默默恋上了我们？”

“作为一个纯真少年，我要为自己的纯洁正名。”宫煜很有气势地放下餐盘，一把拉起领子，遮掩自己轻薄性感的唇，状似娇羞地说道，“这位姐姐，我还保留着珍贵的第一次，你千万要温柔一点啊！”

“哈哈，我真是太喜欢你了！”李茜笑得花枝乱颤，“亏你长得那么冷淡，怎么会这么可爱？”

“谢谢你爱的夸奖，只要你不介意我才满十六的单纯，就尽情地将我这株嫩草吞噬干净吧！”宫煜拿起筷子抢了块东坡肉，用很没有诚意的冷漠表情继续扮花痴，更抽空对偷看他的女生送上礼貌的微笑。

一群女生见状，差点儿没笑昏过去，李茜更是主动地搭上官煜：“我太中意你了！要不要和我们宿舍联谊？”

联谊？殷凌眼睛一亮，瞅着他咧嘴讪笑：“有好男人吗？”

“好不好倒是不清楚。”宫煜泰然自若地将挑完刺的鱼肉，一一放进她的碗里，才道，“不过，隔壁床躺了个帅哥，长得应该比我好看些。”

“天啊！居然有比你还好看的？上帝垂怜啊！那……就这么决定了！”在殷凌说话前，李茜已越俎代庖地伸出了友谊的手，感动地握住了宫煜的。

然后，她才像想起什么似的，突然脸色一整，认真地问道——“那帅哥他……成年了吗？”

囧！

一顿饭吃出了友情的火花，童撤二话不说，抱着行李搬进了306，霸占了仅剩的空床。当天晚上，四个女生充分展现出两千只鸭子的实力，进行迈入大学后第一场卧谈会。殷凌一向知道色女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只是没想到竟能勇猛至此——

仅围绕“男人”和“爱情”这两个中坚话题，就一直聊到东方泛白，饶是让没有熬夜习惯的她暗暗叫苦。就在她快要熬不住为花痴周公的欲望时，吴夏雪突然转了个话题：“你们说，万一我们都喜欢同个类型的男人怎么办？”

李茜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怕什么，公平竞争，有实力者得。输的不许哭，只许跳脚逼请客！”

童撤可不乐观，直言反驳：“要真碰上了，哪能这么豁达，别太伤感情就谢天谢地了。其实感情这回事，说白了就是你情我愿，有什么好抢的？强扭的瓜不甜，今天能背着别人跟了你，明几个就能背着你跟别人！”



李茜被她的成熟慑到，老实交代自己其实是个恋爱白痴，受动漫荼毒偏爱温柔腹黑男，当然有张祸害苍生的脸就更好不过了。

吴夏雪则是个叔控，高二时交往过一个老男人，那男人出手大方，人也体贴，但代沟往往让人崩溃，鸡同鸭讲还得装作兴致勃勃。

童撤一贯现实，坦诚自己喜欢踏实稳重的男生，可以一起为理想打拼。

轮到殷凌时，她沉默了很久，才在急性子的李茜一再的催促下，闷闷说了句：“忠诚就好。”

“拜托，那是起码的好不好！”李茜不甚满意，“你就没别的追求了？”

“起码？我看能做到的也没几个。”

“谈恋爱又不是结婚，干吗那么现实？多没意思啊！”

“不为结婚的恋爱，就是要流氓！先在大学里挖个忠实可靠的，谈段纯纯的恋爱，在毕业时找份稳定的工作，抓到机会就霸王硬上弓，强行嫁掉，最后幸福平凡地过上一辈子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你也忒没追求了吧！”李茜不敢置信地瞪眼，差点没从床上翻下来，狠狠教育这不争气的，“殷殷，不要因为胸部的平坦，就放弃革命的希望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啊！”

这都什么话！殷凌闻言没好气地甩出两白眼：“小样儿，别以为你是B就可以横行天下，上面还有CDEF呢！话说回来，你是想让我放火烧死谁啊？男人吗？你舍得？”

哄堂大笑后，又是天南地北的一阵瞎侃。

快五点时，睡意终于姗姗驾到，放倒了眉飞色舞了一整晚的色女们。唯有殷凌，翻了几回都没睡着，只能对着慢慢泛白的天空干瞪眼，一点点地将时间抹去。

突然，童撤不安地坐起身，眯眼盯着她的床帐，道：“殷殷，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……都是真的吧？”

空气中有一瞬间的凝滞，之后，是许久的沉默。

在童撤以为得不到答案时，耳边传来一声短暂却清晰的——“嗯。”

愿得一心人，白首共此生。

殷凌曾承诺自己最尊敬的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坚定地相信爱情，然后找一个值得爱的男人，携手一生。

那是一年半前的寒冬，身心俱疲的她带着累累伤痕搬进了宫煜家。

一连两天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。宫煜耐心地陪着她隔门而坐，有一下没一



下地扣着门板，从早到晚，从日出到日落。

她不记得自己在想些什么，只是默默地流着泪，说再也不相信什么狗屁爱情，那种欺世的谎言荒诞不羁。

可宫煜的母亲苏澜却一扫温柔形象，粗暴地使着斧头破门而入，强悍地把她拖出房间，逼她洗澡吃饭。

长期没进食的结果是吃了就吐，可不管怎么吐，苏澜都逼她继续吃。

自殷凌有记忆起，她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吃饭会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。

苏澜对她说自己的爱情故事，并不怎么浪漫，还有很多抱怨，可是很温暖也很安详。

“殷殷，你不能因为你爸爸的失败就否认爱情，爱情和生活一样，也有人间百相。至少我是幸福的，对吗？”苏澜骄傲地指着墙头的结婚照，穿得土土的她和丈夫头靠着头，笑得好不甜蜜，“我和你干爹也是聚少离多，还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恩爱？你要一并否定我们的感情吗？”

殷凌说不出话，只是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，终于忍不住地痛哭失声：“我没有妈妈，也没有爸爸了……”

苏澜陪了她整整一夜，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去的，只记得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就望见了干妈疲惫却温柔的笑容，以及窗外无比灿烂的阳光。

她说：“答应我，殷殷，不要放弃属于你的爱情，要找一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好男人，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。”

殷凌肿着金鱼眼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从此，她的人生目标就有三——读名牌大学，找稳定工作，嫁忠厚好男。

为了达成目标，她凭借苏澜的关系转入宫煜就读的重点高中，坚强地面对闲言碎语和已然落后的现实。熬过一年半只有学习的日子，总算连蒙带猜地混进了Z大。

出高考成绩的时候，殷凌真正地翻了身，连着考号的是一个她自己都不敢信的分。

宫煜调侃说：“这就是大战型选手啊，混完中考混高考，还真让你给混进Z大了。”

她心虚地连连点头，自己都觉得八成是上帝都瞎了眼！

宫煜嘴贱，看不得她如此欢天喜地，好话总说不了两句：“不过，Z大要知道你热爱它的理由如此不良，不知道那百年的根基会不会为此落泪。”

殷凌撇着嘴不理他，反反复复地摩挲着录取通知书，兴奋得不能自己：没错！Z大就是她的终极理想，志愿从一到五全填了Z大，同个学校不同专业。而理由，的确猥琐。

她中意Z大最直接的原因，是高二时翻看了一本杂志，上面刊登了Z大女生自编的打油诗，号称她们的生活写照——“我们很丑，也不温柔，但我们抢手，因为我们稀有。”



经典啊！这不就是女人的梦想！殷凌抱着杂志，激动无比。

从此，Z大成了她心目中唯一的圣殿。

尽管当时，没人认为她考得上。

现在，她如愿以偿。

身为一个应该很抢手的女生，殷凌挂着满足的浅笑，沉沉睡去。

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在成为抢手的女生前，殷凌先一步成了青溪学园的话题人物，只因为她有个坚定且英俊的岗哨兵。

第一周，宫煜每天早上都抱着热腾腾的早饭，等在女生宿舍楼前，对来来往往的美眉和阿姨，微笑放电。帅气可爱的他，几乎成了青溪学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。

306 顿时成了全楼最受欢迎的宿舍，门庭若市，日日往来人众。

在班会前，殷凌已相当荣幸地提前会见了全班女生，将“那厮是我不成材的弟弟，请各位海涵”作为最新口头禅。而李茜，也从最初的得意变成了麻木，甚至一听见敲门声，就下意识地想说：“早上站岗的那个是殷殷她弟，他们没有暧昧，只有奸情！”

反复解释了两周后，306 终于迎来了一个清静的傍晚，望着没被叩响的大门，四个女生面面相觑。

许久之后，吴夏雪拍着心脏，深深感叹：“唉！男颜祸水啊！”

得救了！可殷凌却趴在床上，一脸哭相：“现在好了，臭小子的清白是有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也该去男生楼挨间吼一遍：那孩子是我弟！”

童撤同情地瞄了她一眼，劝慰道：“乖，在一个可能有男人的女人和绝对的神经病之间，我想正常人应该会选择前者。”

吴夏雪配合着接话：“安拉，Z大女生求大于供，会有市场的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男人。”

殷凌抖了下四肢，挺尸不动了：天没天理，人没人性啊！她恨损友！

在连连重击后，童撤终于施舍了一线希望：“放心，就算面包没了，男人也会有的，不都和你弟说好了联谊吗？后天周末，我看咱们去逛逛西湖吧。”

李茜顿时来了精神，一双大眼晶晶亮：“是啊！弟弟不是说他们宿舍有个比他还正的吗？而且，他们还是竺院的！”

这话一说，高考最优的吴夏雪也不由眼睛一亮。Z大竺院可说是学生心中的圣地，每



年从近万名新生中仅遴选5%的特优生进入该学院。几乎每个有野心的学生都想进，可惜大部分人连选拔的机会都没有。

吴夏雪虽参加了考试，却被刷了下来，扼腕的同时更敬佩竺院的学生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已很好地发挥了真实水平：“没错，就算没帅哥也不亏，可以交流学习经验啊。”

童撤连连点头：“当然，还有免费导游，自是稳赚不赔。”

这群现实的家伙！殷凌没好气地朝天翻了个白眼，终于从丧尸中归来：算了，为了帅哥，她牺牲这回！

只是在转身时，她眸底亦不不经意地流过一抹淡淡的期待。

经过紧锣密鼓的安排，殷凌终于在火辣辣的日头下，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联谊。快到集合地点时，她是真以为自己遇见了希望。因为这几个男生显然很有素质，早早守在那不说，还皆是一副清爽模样。

于是，她的目光一路扫过看腻了的宫煜、高大的林杰、笑容斯文却略显袖珍的郭家，最后落在了传说中的超级帅哥身上。

帅哥真的很帅，简直是斯文版的流川枫，白皙修长，俊逸非凡，深邃的眼有些犀利。他在膝上推着本专业书，清冷冷冷地坐着，像一具高贵的艺术品，透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

李茜和吴夏雪眼都看直了，可殷凌却垮下了小脸：什么是真的失望？这就是真的失望啊！

童撤显然也深受打击，指着帅哥无比悲愤地尖叫：“萧珞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！”

萧珞扶了扶眼镜，冷冷淡淡地吐出四个字：“宿舍活动。”

帅哥……泡汤了！童撤和殷凌只差没抱头痛哭，沮丧地对不明状况还努力花痴的姐妹们报丧：“这厮不行，他心里早有人了。”

李茜顿时无力地蹲下，抱着头沮丧地呻吟：“为啥？为啥现在的帅哥不是名草有主，就是未成年！我不想当第三者，也不想犯罪啊！”

心有不甘地踏上公车，殷凌偷偷问身边的两色女：“如果我们换个寝室联谊，会不会被人道毁灭？”

李茜表示赞成，末了又奇怪地问：“你们怎么知道名草他有主？”

殷凌瞄了眼依旧谁都不理的萧珞，坦白：“老同学呗！童撤更好，和他一个院长大，是唯一一个和校草有交情的校土！”

“土你个头啊！”童撤有些尴尬，却没有否认，只是偷瞄了萧珞一眼，才低声八卦。



事实上，这事儿也算不得秘密，连仅在他后面坐了一年的殷凌都知道。冰皮帅哥非常早熟，心尖尖上早放定了美人一个，专情着呢！不仅为了心上人留在镇上读寄宿制中学，又为她放弃清华，选择Z大，还美其名曰：真的人才，在哪都能成金。

李茜一脸惊讶，连看了萧珞好几眼，怎么也看不出那连说句话都懒的天然冰块居然是如此情种：“天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”

殷凌坏笑凑近她们：“土了吧，告诉你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闷骚！”

“哦？”一声冷然从背后进发，吓得她们差点摔成一团。

“呦，校草！好久不见，身心都还健康吧？”殷凌讪讪地转过头，对脸色很不好的萧珞嘿嘿一笑，傻里傻气还猛装可爱：啧，运气真坏！

“他说，下站下车。”萧珞不理她，指着宫煜，丢下四个字就不顾车震站回了原处。

闷、骚！殷凌嚣张地做了个鬼脸，又对笑眯了眼的宫煜粗野地比出中指，以唇示语：想死就直说！

童撒见状，又是感叹又是佩服：“服了你了，从高一起就一直挑战他的极限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，我是人他也是人。”

“拜托，男生都不敢惹他好不好！”童撒无语望天，粗神经最伟大！

“所以才需要我来点燃啊！遇到我以后，他有人气多了吧？”殷凌嘿嘿一笑，脸皮粉厚地居功，“何况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！”

这厮充其量就一教育局局长的儿子，反正自己将来又不打算当老师，毕竟毒害国家幼苗这等大事，罪恶感稍微重了点！殷凌抢先下了车，还示威似的对萧珞喊道：“校草，等会不要对着西湖自恋哦，那里种的是荷花，不兴水仙！”

看到他胚变的脸色，她却笑得好不得意，比打架的话，她未必会输！想当年，她可是镇东十里的小霸王，用有力的小拳头走南闯北——南边的自来水公司宿舍，北面的邮政局大院，加上自家老楼，二十来个孩子，就没有不听她的！

镇西的童撒都听过她的大名，才会和她一拍即合，并发展出暧昧的女女关系。殷凌坦然地和憋了一肚子笑意的郭家培养着阶级友情，看那厮老实的，铁定受过校草的气！

眼见平日傲气的室友气得脸都绿了，林杰笑也不是，不笑又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只好投出一个求助的眼光。

宫煜倒是有良心，拍了拍萧珞的肩，很有气势地说道：“没事，殷殷智商有限，总有一天，你能爬到她头上去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

(2)

正式上课还不到一个月，殷凌已从做一名勤奋苦读的好学生的美梦中彻底清醒，回到得过且过的本性中。有些理想，只能想想，不能实践。

联谊后的星期一，依旧是残酷的炎日，徐徐的晨风让人倍觉困倦。抱着必备的消遣，殷凌跌跌撞撞地跟在童撤身后，余光刚瞄到一窝女生，就被她拽着一甩，狠狠扔进了女人堆里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殷凌这下真的醒了，暗骂损友的同时，频频对被撞的人道歉，然一看到宫煜调侃的笑容，立马怒了，“闭嘴，什么都不准说！”

“我什么都没说啊！”宫煜状似无辜，眼底却满是嘲笑：笨蛋，笨蛋，你是笨蛋！

“小人！”殷凌气得吐血，在一干群众灼热的目光下，又不能暴力他，只能恶狠狠地在他耳边切齿，“该死的，你又让我当坏人！”

“这可不是我的错。”宫煜笑嘻嘻地插好吸管，把牛奶递了过去。

在众人感叹的目光中，殷凌朝天翻了个白眼，人心不古啊！自打她坦白完后，胆子大的女生开始主动找他搭讪。而这个自恋的花痴也乐得有人聊天，还动不动就说些让人误会的话。

于是，他们的暧昧感情终于在众人发达的想象力下，发展成为最新版孝弟和暴姐不能不说的故事。刚听那会儿，连她这个当事人都觉得好不精彩，若是主角可以换个人来做，她大概会成为铁杆粉丝。可惜，天不遂人愿！

宫煜瞄了眼她手里的书，了然地笑笑：“呦，《基督山伯爵》？这么高尚的书你也看？不过……你不是说要争取奖学金的吗？”

殷凌也不遮掩，厚着脸皮应声：“好学生说它不要做我。是它没眼光，不是我的错。”

不待回应，她迅速跳上了车，晃悠悠地坐在他的车尾。

上课去也！

因为四堂都是大课，不想听课的殷凌和李茜很理智地选择了末排，和外语系硕果仅存的数位男生打了照面。

外语系是Z大少数对女生比较严苛的专业，女生较男生而言，略多。美女，更多。殷

